

特别连队

■徐贵祥

个人,是本师宣传队的编剧,打仗的时候是侦察连的副班长,在战斗中负伤,战后写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遥远的黎明》《横渠捣G城》,他的名字叫何继青;还有二等功臣吴子连、张力平、李云、江耀辉……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

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出征之前,到我们炮兵团加农炮营蹲点的人,是军政治部的文化处长雷河清。我记得那是个冬天的下午,在我们九连的饭堂前面,房檐还挂着冰凌,冰凌上跳动着夕阳。雷处长站在夕阳的余晖中,给我们讲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作品《牛虻》,“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作为革命者的亚瑟——牛虻,慷慨就义前给恋人留下的那首小诗,让我终生难忘。

以后只要想起王息坤,我就会想起雷处长讲的那首小诗。王息坤在牺牲之前,给女朋友写的信,同样洋溢着浪漫和乐观的气息,据说他在追击逃敌的时候,还吹着口哨。这个细节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我认为,文艺战士的战斗姿态,带有一定的文艺色彩,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当新兵的时候,偶尔到师部大院执勤,听到大院东北角传来乐器和练歌的声音,会情不自禁地向那里张望。梧桐树下那两排灰色砖瓦平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神圣的地方,我的内心充满了羡慕,甚至产生了幻想,我是多么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我希望成为他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教导,希望我创作的作品能够经由他们的帮助一鸣惊人。

幸运的是,几年后,由于我在文学创作上小有名气,果然成了一名文艺战士。

1983年前后,师里组织了一个小型文学创作组,跟文工队生活在一起,成员有何继青和我,先后还有几个战士,由宣传科干事刘义牵头。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创作出舞台作品,但是诗歌、散文、小说写了不少。就在那蓬勃的梧桐树荫下,在那两排其貌不扬的平房里,我的文学上路了,那些日子,刘义和何继青都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导。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是师侦察连政治指导员,同时兼任演出队指导员,后来调任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还兼着文工队指导员,前后大约有两年时间。当时的队长是后继弘,他是文工队元老级人物,承前启后,非常敬业,对文艺工作一往情深,政策观念很强,深得官兵敬重。倒是我这个指导员,好大喜功,有些脱离实际。我虽然抓创作,但是对舞台艺术基本上是门外汉,我用小说的方式创作,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后来在后队长和其他干部的帮助下,才写成了一个小话剧《X+Y=?》,讽刺基层的

不正之风。三个角色分别由黄涛、谭庆先、张婉红三个战士扮演。那一次,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除了创作者是业余的,演员也都是头一次演话剧,为此后队长耗费了很多心血,反复修改,精心排练。排成后,到部队巡回演出,演员超常发挥,效果居然很好。当然,这个小剧还有很多缺点,有点哗众取宠,可是,它毕竟出自业余作家之手,而且检验和锻炼了几个文艺战士——那几个年轻人都是很有才华的,听说后来在地方,还是从事文艺工作,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尤其对我来说,这个小剧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使我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四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接受了翟力实同志布置的任务,为老部队的文艺老兵回忆专辑写篇文章,这个任务我不能推托,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翟力实是我的老战友,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曾经给我兄长般的关怀,他交代的任务,于公于私,我义不容辞。二是因为,老部队文艺老兵的战场,也是我的战场,作为演出队曾经的一员,为老兵的回忆文章点赞,我责无旁贷。

20多篇回忆文章摆在我的眼前,一页一页地翻开,往事纷至沓来。这些文艺老兵大都五六十岁了,有的已近古稀,可是忆起几十年前的事情,还是那样清晰,可见刻骨铭心。

王慧玲,这个名字我曾经多次听到,据说此人学历不高,也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但聪明好学,基本上是自学成才。读完她的几篇文章,我不得不由衷地叹服,一篇《军履——军旅》,从生活鞋写到道具鞋,从解放鞋、老头鞋、平绒鞋、大头棉鞋的变换中写出了一段难忘的军旅生涯,构思精巧,匠心独运。另有一篇《道具小记》,用纸做苹果,用布做野菜,写得妙趣横生,让人大开眼界。是的,生活远比我们的想象丰富得多,精彩得多。我们的想象,既有主观性,也有狭隘性。而在当年,老部队的文艺战士,在物资条件尚不富裕的情况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即便是做一个小小的道具,也是那样一丝不苟,那样富有创造性,令我肃然起敬,深受教育。

韩愚这个名字过去没有听说过,大概他在演出队的时间更为久远吧,但是他的一篇《白桦亭亭》,引起了我的深刻的共鸣。白桦,是我心中的一面旗帜,我当新兵的时候,武汉军区话剧团到部队慰问演出,一场《今夜星光灿烂》,让我们热血沸腾。或许,我的文学梦就是在那一次遭遇了强劲的激活。我同白桦从未谋面的白桦,创造中的白桦,生活中的白桦,事业中的白桦,乐观的白桦,燃烧的白桦……在韩愚的笔下,白桦,这根会思想的苇草,血肉丰满,高大巍峨。

我是1978年底入伍的,过了一个春节就到广西前线了。我们炮团还在战场纵深的时候,听说过很多传言,说我们有一个师医院被特工袭击了,数名女兵被敌人俘虏。后来才知道,其实牺牲的只有本师一个提干不久的女兵,她就是郭蓉蓉。战争结束后,我先后被抽调到师、军两级创作组,写战斗英雄的报告文学。那期间认识了翟力实,他经常讲起郭蓉蓉,还给我们看他拍摄的郭蓉蓉墓地的照片。印象中,翟力实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他的讲述,主要集中在郭蓉蓉牺牲这个事件,包含着他对战争的反思,对生命的珍惜,也包括对郭蓉蓉牺牲过程的痛心。今天,老兵丁力的文章《送别》,让我们得到了郭蓉蓉更多的信息:一个父母双亡的少女,带着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芭蕾梦,历经坎坷来到部队,用旋转的舞姿美化着军营,正值豆蔻年华,却在战争的铁蹄下香消玉殒,她的牺牲,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丁力的文章,是一篇非常珍贵的史料。

还有一篇文章,名叫《对台戏》,回忆在拉练过程中战友军文工队同台打擂,暗中较劲的故事,前台虚晃一枪,后台厉兵秣马,一波三折,风云起伏,你来我往,斗智斗勇。这个“对台戏”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好戏。从文章里,我们既可以看出英雄部队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还看出了更高的境界。这里摘录一段原文——演出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结束了,81师宣传队的同志一拥而上前来祝贺……他们拿着我们的半自动步枪十分惊讶,说:“想不到你们用真枪,我们用的是道具枪,哪有你们的气势啊?”有个同志对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舞蹈《十人桥》,是解放战争的题材,我们跳不出你们的味道,以后送给你们好了。”看到81师的同行们这么真挚,这么热情,我们想想自己只一心和他们“较劲”,不觉有些内疚。再说这一“仗”已经打完了,是讲友谊和团结的时候了,于是也不再矜持,和他们一起欢庆两家的会师和成功演出。

多么可爱的“较劲”,多么可贵的“内疚”,纯真年代纯真的心,这是那个时代和那支队伍给我们的特殊馈赠。

文工队的事情还有很多,有回忆排练样板戏趣闻的,有回忆拉练练事的,有缅怀战友的,有记录求学的等等不胜枚举,每一篇文章都有独特的视角,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部队、对战友、对文艺、对生活的深情厚谊。

今天,当我静下心来拜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内心不仅激动,也很感动。我突然发现,虽然我和他们多数人并不认识,但是,我们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有着同样的精神血脉,我和我老部队的文艺老兵的关系,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是相见恨晚的良师益友,是一见如故的知己同盟,当然,我们更是在同一战壕举火相传的亲密战友!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曾几何时,我梦见自己又参军来到了部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熟人,我苦苦寻找,找啊,找啊……经过无数次艰辛的努力,眼看就要见到老首长、老战友了,梦却醒了,醒来时泪水在眼角滚动着。这样雷同的梦,我做了36年,纵然没有千次,也有数百次之多。有时候我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患上什么毛病了?

前两年,我把这个梦告诉了我的一位战友,他在部队干了一辈子。起初我以为他理解不了这种复杂的心境,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听后却哭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动了动,想说说安慰我的话,结果一句也说不出来。我很感动,终于找到梦里的亲人,我很满足,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得不得了。那晚,我在营区睡得很沉,一觉睡到起床号响起,一个梦也没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一茬茬的新兵来到军营大熔炉,百炼成钢后,一批又一批的老战士肩负着历史使命退出现役,到不同地区、不同的岗位,去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这就是军人,军人的本色。

我16岁来到部队,稚气写在脸上,行为举止都不成熟。可是,我一天一个变化,天天在进步。东南沿海的风沙吹得皮肤干燥,发黑,我站岗放哨,摸爬滚打,野营拉练,军事演习,经受着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

5个春夏秋冬,我干了7个岗位:通信员、警卫员、汽车驾驶员、炊事员、文化教员、通讯报道员、文书,隶属过两个野战师。从东海前线到南疆战场,在战火中演绎着人生的芳华。我离开部队时,根据日记本上的记载,一共在54个地方住过。每搬动一次床位,我就及时记录下来,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退伍时,我不舍离开军营,心中依恋着首长,眷恋着战友,我还想在部队再锻炼成长。摘下领章、帽徽的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徐指导员对我说:“你如果是块好钢,到哪里都压不弯。”

到地方后,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合格的战士,有需要的地方,都能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当赢得人们赞许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一切归功于部队首长、战友的教育,当听到“不愧为军人称号”时,我是多么得骄傲和自豪啊!

随着手机微信的普及,昔日的战友联系得更紧密了。战友们聚在一起,

梦里又当兵

■杨勤良

谈的还是过去部队的训练和生活,尤其是对当年那场战争的回忆。一晃,快40周年了,难忘的战斗岁月深深刻在脑海中,思念成伤,战友相约明年春天木棉花开的时候,重返战场。

两鬓已斑白,峥嵘岁月稠。当年,在西南战场,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和个人,其中战斗英雄陈书利的名字如雷贯耳,《战士报》《解放军报》都刊登过他的事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一书,收入了著名作家理由写的《威震映龙的七勇士》。陈书利带领6名战友,克服重重困难,消灭敌人,胜利归队。陈书利就是我所认识但未曾见过的战友,我渴望见到他。

前些天,我从战友处要到了陈书利的电话,我给未曾谋面的“熟人”发了300字的短信过去,不到5分钟就接到陈书利打来的电话,我们畅谈了半个小时,犹如久别重逢的战友,热情如火……他邀请我去桂林,我爽快答应了。岁月如水,冲淡了多少记忆,但一起战斗过的友谊将永铭在心。

这个雷同的梦还在做着,也将永远梦下去!

没有粽叶的粽子

■冯斌

清甜的糯米香飘散在空气里,端午节到了。那天中午,满怀期待地来到桌前,见母亲端上来仍是不带粽叶的糯米饭,我大失所望。从我有记忆以来,每次过端午节,母亲都是直接用锅蒸出糯米,然后点缀上枣,拌上糖给我吃。

吃不到粽叶的清香,我曾向母亲抗议:“粽子没有粽叶,过的是什么粽子节嘛!”母亲却反驳:“粽叶又不能吃,最后还是吃里面的糯米,这和蒸出来的一样。”想到自己之前几次央求母亲今年做粽子一定要用粽叶,可母亲仍然如此执拗,我失望至极。

正巧大娘目睹了这一幕,她把我拉到她家,往我手中塞了几个真正的粽子,随后告诉我一件事——原来母亲有个难言的心结。

母亲年轻时,家里很穷,兄妹7人常吃不上饭。端午节,姥姥只能蒸上一锅糯米,再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的碗里抖上一点白糖,当作对大家的祝福。

最小的舅舅吵着闹着要吃粽叶包的粽子,母亲也说想吃。姥姥咬咬牙,用家里剩下的小半瓶香油,换了几张黄粽叶,包了3个圆滚滚的粽子给孩子们尝鲜。

可小舅舅却不依不饶,偏要吃青绿粽叶包的粽子,跑到屋外哭闹。家里人这个说,那个劝,好半天才让他止住了声。可当大家回到屋内时,顿时傻了眼:桌上的粽子没有了,家里的大黄狗正在门口吃得带劲。“噢!”姥姥一屁股瘫坐在尘土里。

那天,闷热难耐。不久,身体一直

不大好的姥姥突发热感冒,后来病情居然越来越重,直至撒手人寰。姥爷流着泪骂,可是孩子非要闹着吃粽子,才会害得姥姥得这场病。

从那之后,每逢端午过节,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蒸出一锅糯米,谁也不提包粽叶的事。

我当兵后,每到端午,母亲都会打来电话,柔声问我:“娃儿,吃粽子了吗?”我笑着回答:“吃啦!吃的是带叶子的。”而心里却默念:“其实,我想吃您做的没有粽叶的粽子啦!”

去年端午适逢休假,我一进门,桌上早已摆好香椿芽拌豆腐、呱呱蘸麻汁,当然还有那锅香喷喷的糯米饭。母亲几乎将糯米上的枣都塞进了我的碗里。我贪心地舀了一大勺绵白糖,搅拌着碗里油亮黏稠的糯米,把那份甘甜和柔软大口塞进嘴里,然后仰着脖子对母亲说:“好吃!”见我吃得起劲,母亲也欢喜得满面红光。

是的,没有粽叶的粽子虽然不完美,可那是独属于妈妈的食谱。母亲年轻时,做饭难免失误。在家的日子,我不时会吃到烂皮的饺子、摊糊的煎饼、拌咸了的老虎菜,可我却愈发贪嗜这味道。因为,这就是母亲的味道。

这一生,有什么是我们心头总也割舍不下的?是游子的脚步,留在少时的街巷;是一个粽子的牵念,低回绵长心头。万水千山,隔的不是一个端午,差的不是几片粽叶,而是一抹抹思念。

原来,家中的粽子不是一抹抹粽叶包的,而是以思念和亲情包裹的。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古城北郊,渭河南岸,有一座历史悠久的老营盘,是我老部队的师部。大院东北角,梧桐树掩映着两排灰色的平房,是演出队的营房。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到这里,练功习艺,吹拉弹唱,把青春的汗水和聪明才智洒在这里,凝结成一台又一台生活气息浓郁的兵歌、兵舞、兵戏送到部队,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激励战斗意志,讴歌模范英雄。然后,一代又一代人离开了这里,带着无尽梦想和情深意长的记忆。

史料记载,1951年3月至1953年4月,老部队一三五师移师广东佛山,担负守卫南大门的任务,在此期间,演出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在全军“八一”文艺体育检阅大会上受到好评,并参加了总政颁奖大会,朱德总司令于1952年1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体队员。

朱老总接见一三五师演出队的照片,师史里有插图,清一色的小伙子(其中一个可能是工作人员),4个人同朱老总挤在同一张沙发上,10个人站在沙发后面,还有一个人半个屁股坐在扶手上,整个布局显得凌乱、随意,但是,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快乐、真诚的微笑,元帅和士兵之间亲密无间,俨然家人。每次翻阅师史,凝望那张照片,我都会产生丰富的联想,那如火如荼的年代,那如诗如歌的画面,那雄壮矫健的舞姿,那铿锵有力的歌声,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岁月,可以把黑发变成白发,可以让容颜变老,但是它改变不了青春的定格,改变不了美好的记忆。

二

这是一个特别的连队,它不仅用文艺的形式转化、催生、激活、提高战斗力,不仅培养了大量的文艺人才,还直接培养战斗骨干,造就战斗英雄。

多少年来,我的脑海一直储存着一幅画面,38年前的那个初春,在南方山岳丛林里,一名年轻的战士指挥一个战斗小组穿梭在阳光斑驳的战场,追击着敌人。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架梯攀岩,搭桥越沟,把一场山地游击战打得神出鬼没,并神奇地将几倍于己的敌人打退。不幸的是,在最后的搜索战斗中,这名战士中弹牺牲。他是我所在师第一个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战士——代理排长王息坤。他也是广西前线诞生的第一个一级战斗英雄,战前,他是演出队的一名舞蹈演员。

1979年,唯一牺牲在前线的女兵郭蓉蓉,战前也是演出队的演员;还有一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腾飞

■董国政

传说中有一条龙
现实中有一个国
那是一条巨龙
那是一个大国
腾飞是龙性的彰显
腾飞是国人的期盼
风雨兼程,劈波斩浪
四十年说短也短
中国故事却超乎想象
巨龙,巨龙,伴日月我们书写辉煌

传说中有一只凤凰
现实中有一个理想
那是一只神鸟
那是一个梦想
涅槃使凤凰获新生
淬火使理想更坚强
星河异彩,汉唐重光
四十年说长也长
中国风景让世界惊叹
凤凰,凤凰,天地间我们营造安康

传说中有一头狮子
现实中有一面旗帜
那是一头雄狮
那是一面红旗
雄风是雄狮的精神
雄风是旗帜的高扬
步履铿锵,山水回荡
四十年翻天覆地
中国奇迹让历史传唱
雄狮,雄狮,向未来我们再奏华章

战靴

■曹笑瑜

奔跑
像弓箭一样飞驰
踢踏
溅起火与尘土
屹立
化作界碑守护一方疆域
跌落
鲜血播种信仰与力量

踏遍蜿蜒的国境线
登上苍劲山峦之巅
穿行战争硝烟
留印无情戈壁滩

时间的刻刀
或深或浅
划过一个青涩的面容
雕刻出一张张坚毅的脸庞
不问
泥泞或是坦途
峥嵘岁月总有你勾勒的痕迹

沿着你的记忆
感受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刚毅
找寻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
体验涅槃前夕的浴火重生
领略山重水复时的柳暗花明

随着你的脚步
行过万水,走过千山
任光阴沐浴芳华
任征途闯尽沧桑



海训(中国画)

李连志作